

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研究 ——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分析

冉茂园

中共重庆市璧山区委党校

摘要：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是铸牢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是用于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解释群体间心理认同融合的机制，依据该模型来剖析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特征、影响机理、影响因素，具有良好的适用性。由此，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集体行动、保障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公平感、提高群际感知一致性为目标的引导机制，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心中。

关键词：少数民族青少年；共同内群体模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11.019

引言

二十大报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其所蕴含的民族团结、多元一体的价值诉求是防止少数民族青少年分裂思想产生、解决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身份认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思想武器，对于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铸牢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一）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内涵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是 Gaertner 和 Dovidio 在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概念。该模型认为，两个原本分离的不同群体的认知表征形成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时，群体成员从最初的“我们”（us）以及“他们”（them）转化成为大家的“我们”（we），从而建立和谐的群际关系。

（二）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铸牢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性分析

青少年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民族地区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影响民族未来的发展，影响中华民族的团结及伟大复兴。在民族地区生活和成长的青少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共同内群体模型在弥合少数民族青少年与其他族际之间的社会关系、解决其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关系断裂这一问题时具有良好的心理契合点。能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从上位思想包容不同的思想，增强族际相似性和感知相似性，促使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诸如构建良好的同辈关系、提升互信合作关系、共筑共有精神家园亲社会行为等利益结合点，并通过全面交流、广泛交往、深度交融，缩小民族间的心理距离，让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产生更为

亲近的感情。

二、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特征与影响机理分析

以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为逻辑分析框架，分析少数民族青少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独特的心理特征以及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形成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有利于把握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关键因素和工作原理，提高对策的靶向性和精准度。

（一）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特征

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心理特点，根据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青少年阶段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体与社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关键时期，绝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认同向民族认同的转变与融合。

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小学阶段更加偏向感性认知，在情感上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认同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在中学阶段的认知进入“形式运算思维阶段”，“独立性和批判性有了显著的发展”，对自身的独立认知和对世界的理性认知正处于相对成熟但尚未完全成熟的过渡时期。理性认知大大增强，但还未达到完全成熟，这也意味着该阶段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强化民族团结、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时期。在大学阶段的认知能力显著增强，逻辑能力、辩证思维达到全盛时期，加之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会受到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程度。

（二）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机理

1. 个体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青少年的主观意识，是个体在头脑中构建的关于中华民族的认知，而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跨文化交际是个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的基础因素。地域文化主要表现在宗教、语言、着装、信仰、风俗等方面有着当地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另外，由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年龄、性别、家庭背景各异，在接触本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对其的认识和接纳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会误解甚至是排斥，进而消解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积极态度，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支持态度，阻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

2. 集体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

“集体身份认同是个体对与自己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他人（即我们）的相似性认知，同时也是对我们与其他群体（即他们）的差异性认知，与他群的差异性凸显了我群的相似性。”当内在的关于身份认知确立，少数民族青少年在目标、价值取向、命运上就达成一致性，在本民族认同、多民族间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认同这个上位身份认同，从而在情感上建立了一种共同内群体的情感依恋，在心理上形成尊重和信任，进而为互助合作奠定基础。

3.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潜在因素

网络作为一种沉浸式的大众传播媒介，会影响到受众的认知、认同和行为，在媒介化时代，少数民族青少年的互动场景进一步拓展，网络媒介空间成为其增全面交流、广泛交往、深度交融、增加群际接触、淡化异质心理、改善群际依存性和互信度重要载体和空间。正如安德森曾指出，媒介为某一群体制造共同的经历，促使其形成拥有共享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

三、铸牢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影响因素识别

“依据青年工作生活方式新变化新特点”，是做好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基本遵循。因此，根据共同内群体模型，识别出影响因素对于有针对性地做好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十分必要。

（一）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一致性

目标一致性是指组织所有成员的目标与组织自身的目标的统一性。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有不同，但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共享价值、共通情感、共同利益、共有身份”始终是高位目标，对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始终具有普遍性，这有利于强化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指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目标。

（二）少数民族青少年生存和发展公平感

当前，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教育就业环境与情境（平等规范、社会地位、社会影响）方面尚未完善，针对少

数民族青少年进行跨文化、跨族际的组织机制尚未完全健全，相对于汉族青少年，其机会公平感和条件公平感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形成相对剥夺感，可能会阻碍民族团结。因此，为避免民族冲突的形成，保障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生存和发展公平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

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于自己的认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自我的认知，目的在于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其次是内群体的认知，在于解决“我与谁一样”的问题；再次是共同内群体的认知，在于解决“我为什么要拥护现存的政治共同体”。从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来看，积极的群际接触（增强对不同族际的认知）有利于减少偏见、改善人际关系，增加与外群体信任，实现群体成员间的心理融合，进而减少冲突的发生。由此，增加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所属群体与群际之间的认知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减少族际冲突和矛盾。

四、铸牢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化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对于处于思维活跃、三观尚未完全形成中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重点工作是依据心理特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依据铸牢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因素子，需要采用以下四种策略。

（一）形成共识：改善认知体验，夯实认知基础

认知作为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可通过外部和内部建构改善认知，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

一是外部建构，多渠道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媒介生态。可线上宣传、线下推介等方式，宣传中华民族共同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形成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客观理性地看待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生活压力，形成平和理性的心态。另一方面，在正面宣传的基础上，在课堂、新闻媒体、党校、网络等思想阵地批判错误思潮，通过批判错误思潮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积极内部建构，强化中华民族身份。强化集体记忆，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提出了情感传播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其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从而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与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促使他们有信心和愿望去表达自我心中的情感或情绪。集体记忆作为各民族共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它并非完全重现或者恢复历史记忆，

而是作为重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借助民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等厚植和共享共同的集体记忆可以消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异质”变量，唤醒少数民族青少年身份认同，强化其对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认知和情感归属，实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转向。

（二）促进集体行动：淡化心理异质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行动作为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手段，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少数民族青少年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偏见和隔阂能通过集体行动淡化心理异质性，促进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一是搭建交流交往交融的平台，激发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涉及心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心理层面是指认知、情感、信赖等，实践层面这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党和政府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各种搭建各种平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满足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美好生活期待是增强认同感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超越民族身份认知，凝聚向心性，实现从民族建设者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者的转变，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先行者和骨干。

二是培养共情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安德森所指出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所构成的实践共同体，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需要学校发挥思政课堂的主阵地作用、丰富学校实践育人活动、引导少数民族青少年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需要党员引领，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朋辈教育能力，更需要实践养成，增强少数民族特色活动的覆盖面和感染力，以此来增加少数民族青少年与其他群体的平等与互动，拉近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心理距离，激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并以更加积极包容的姿态，加强与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情感联结，与少数民族青少年产生情感共鸣，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三）保障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公平感：提升机会均衡性，增强情感认同

情感作为少数民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合基石，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导向，而在民族地区践行群众路线是保障少数民族青少年公平感的重要载体。

一是通过党政系统向民族地区 and 群众持续性地输入政策，有机整合资源以满足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需要。党和政府依据少数民族青少年的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并加大硬件投入，努力做到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趋同化”及“均衡化”，让少数民族青少年不仅在政治权利实现程序上的平等，还在诸如教育、就业等社会和经济权利上享受实质上的平等，有效增强少数民族青

少年的生存和发展公平感。

二是在民族地区与国家之间架设一条交流交往的桥梁，从情感上贴近少数民族，构建家庭、学习、社区一个“互动场域”，在场域中持续进行情感互动，不断延伸互动仪式，通过强化民族精神、历史传统、仪式话语等国家象征符号唤醒爱国主义情感，少数民族青少年对表层符号的认知转向深层内涵的理解，催生出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等“情感能量”，而这种“情感能量”将加强民族团结的内驱力。

（四）提高群际感知一致性：构建共同内群体，淡化差异性

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对民族偏见与隔阂并不是歧视，更多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偏爱，其实是现行社会分类标准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社会关系断裂。共同内群体认同则以扩大内群体范围为手段，通过强化群体共同身份表征以逐步改善群际关系，能够让少数民族青少年将内群体的偏好延伸至其他民族的成员中，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

第一，构建内群体认同，增加群际接触。既往研究表明，群际接触提升民族团结意识，使个体对其他族群更友善。通过教育引导和群际接触能弱化群际差异性，发展互嵌式民族居住格局加共情和共同感知，降低交往焦虑，淡化民族间的边界，改善民族偏见，为形成相互包容、彼此尊重的民族交往环境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增进共同性，包容差异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特定的民族、地区、家庭影对价值观的形成是长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也并非一蹴而就，生产生活中的差异性“它是在长期的社会真实互动中逐渐产生的”因此，要对这些差异性尊重和包容，可通过强化历史、文化、符号等国家意识，突出中华民族“一体”的文化、历史和价值理念等，打破社会和少数民族内部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中华一家亲的重要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1] 聂文娟.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 28(04): 83-95.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76.

[3] 江游. 如何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战略的绩效[D]. 武汉大学, 2015.

作者简介: 冉茂园, 1991年08月, 女, 四川遂宁,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行政管理讲师, 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

基金项目: 重庆市党校(行政院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项目重点项目, 立项编号: 2023BZXZD28.